

The Complete Works of Emily Dickinson

狄金森全集

卷二 诗歌



蒲 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Complete Works of Emily Dickinson

狄金森全集

卷二

诗歌 II

[美] 艾米莉·狄金森 著

蒲 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狄金森全集

卷二 诗歌



卷 二

诗歌 495—1176

495 (362)

它有很多思想—却只有一颗心—
周围—古老的阳光—
使节俭的—思想—满意—
还有两三个—要结伴—
在一个假日里—
拥挤—如进圣餐—

书籍—当单元—
给房客出让—足够长的时间—
一幅画—如果它有意—
自己—就是一个过于稀奇的画廊—
再不需要别的—

百花—要保护眼睛—不致昏花—
在下雪的时候—
一只鸟—如果它们—喜欢—
尽管冬天的火—唱得清亮，如凤头麦鸡—
对我们的耳朵—而言—

一片风景—不是壮丽得
能窒息眼睛—
一座小山—也许—
也许—一座被风
打动的磨坊的轮廓—
尽管那些—是奢侈—

它有很多思想—却只有两颗心—
而苍天—周边—
至少—一件赝品—
我们本不会纠正—
而永生—几乎可能—
不十分—志得意满—

约 1862 (1862)

1935

496 (364)

像抱怨那样，远离哀怜—
像石头那样—对言语冷淡—
对启示麻木
仿佛我的行业是骨头一般—

像历史那样—远离时间—
像今天—接近你自己—
像孩童，接近彩虹的围巾—
或者落日的黄色游戏

对于坟墓里的眼皮—

舞蹈者躺得多么喑哑—
而颜色的启示使群蝶—
破裂—并使之放光生华!

约 1862 (1862)

1896

497 (366)

他生拉硬拽我的信仰—
他可发现它韧劲十足?
他把我坚强的信赖摇晃—
它是不是一屈服?

他甩我的信念—
但—他是否把它一摔碎?
饱受—悬念的折磨—
但—根神经也没损坏!

他用痛苦—把我拧搓—
但我从来不怀疑他—
但究竟犯了什么差错
他可从来都不说话—

挨了刀—我还乞求
他好心宽饶—
耶稣—那是你的小“约翰”!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

约 1862 (1862)

1945

498 (368)

我嫉妒海洋，因为他在上面乘风破浪—
我嫉妒轮子的辐条
因为车驾把他运载—
我嫉妒蜿蜒的山包

因为它们注视着他的旅程—
对于我，像天国一样
完全禁止的东西
一切可以—随意观望！

我嫉妒那些麻雀窝—
因为它们装点着他远方的屋檐—
还嫉妒那富有的苍蝇，爬上他的窗玻璃—
还有那幸福—幸福的绿叶片片—

得到夏天的恩准
正好戏耍在他的窗外—
皮萨罗的耳环
也无法给我换来—

我嫉妒亮光—因为它把他惊醒—
还嫉妒钟声—因为它们猛响
告诉他外面已是正午—
我自己—愿把正午给他充当—

然而我的花儿—禁绝

我的蜜蜂—废止
以免永夜的正午—
把加百列和我—丢弃—

约 1862 (1862)

1896

499 (369)

这些漂亮—虚构的人
这些女人—从我们
熟悉的一生中剥离—
这些象牙男人—

这些油画中的少男少女—
他们呆在墙上
永久的纪念品里—
有没有人能讲？

我们相信—在更完美的地方—
继承欣喜
超越我们模糊的推测—
我们眩晕的估计—

然而牢记我们自己，我们相信—
更加惬意—胜过我们—
在仅存希望的地方—凭认知—
在我们—祈祷的地方—靠接迎—

还有一期望—

喜不自胜地期待我们
那反而会成为一种痛苦
除了怀有圣洁之心—

认为我们—是流放者—
他们自己—获准回家—
通过轻易的死亡奇迹—
这条路我们自己，必须到达—

约 1862 (1862)

1929

500 (370)

我的花园里，一只小鸟
踩在一只独轮上—
轮子的辐条奏出眩晕的音乐
仿佛是一座流动的磨坊—

他从不停歇，但在那朵
最成熟的玫瑰上面把速度减弱—
不必落下就尽情吃喝
一边前进一边唱着赞歌，

直到每种香料都被尝遍—
然后他的仙车
在更远的空中旋转—
我又与我的小狗会合，

他和我，使我们迷惑

如果确凿，就是我们—
要么花园在头脑里
把这种奇事产生—

然而他，最好的逻辑大师，
让我的拙眼观察—
正在颤动的花朵！
一个精妙的回答！

约 1862 (1862)

1929

501 (373)

这个世界不是结论。
一个物种在那边屹立—
像音乐，眼看不见—
却如声音一样确实—
它招呼，它迷惑—
哲学—不明白—
最后，睿智只好—
把谜瞎猜—
猜到它，难倒学者—
得到它，人类已经遭受
一代又一代的轻蔑
苦难，出现—
信仰滑跤—嘲笑，挖苦—
脸红，如果有人看见—
扯住证据的小枝—
向风向标，问路—

许多姿态，从讲坛—
滚来雄壮的哈利路亚欢呼声—
麻醉剂止不住
咬啮灵魂的牙疼—

约 1862 (1862)

1896

502 (377)

至少—耶稣啊—被遗留—
被遗留在空中—求告—
我不知道你的卧室是哪个—
我在到处—把门敲—

你把地震安顿在南方—
把大漩涡安顿在海里—
说说，拿撒勒的耶稣·基督—
你难道不助我一肩之力？

约 1862 (1862)

1891

503 (378)

胜似—音乐！对于听到它的一我—
我从前—听惯了一鸟语—
这一迥然不同—它是我知道的—
所有曲调的翻译—还有别的—

像其他诗节一样—它不受遏制—
没有人能把它演奏—第二次—

但是作曲家——完美的莫扎特——
随他而逝——那无调的韵律！

所以——孩子们——讲伊甸园里的溪流怎样——
冒出一种更加优美的一旋律——
古怪地暗示——夏娃重大的屈服——
鼓动那——不肯——飞行的一双足——

孩子们——成熟了——大都——更加聪明——
伊甸园——一个传说——隐隐地流布——
夏娃——和痛苦——老婆婆的故事——
但是——我在讲——一支我听过的一乐曲——

不是那种——教堂——施洗的曲子——
当最后的圣徒——走上过道——
不是那种劈开沉默的诗节——
当赎救把她的钟敲——

让我别泼洒——它最小的节律——
哼着——要许诺——在孤独的时候——
哼着——直到我乏力的排演——
跌入曲调——在御座周围缭绕——

约 1862 (1862)

1945

504 (676)

你认识月亮上的那幅肖像——
那就给我讲它像何人——

那眉头—那低垂的眼睛—
一片雾—哎呀—为了谁的情分？

那面颊的样子—
下巴上—有所转变—
但—以实玛利^①—我们见面后—时间很长—
各种形状—穿插其间—

满月时—那就是你—我说—
我的嘴里正好盛着这个美名—
新月时—你憔悴—我看到了—
但—那里—是金色的同一个人—

但当—某个夜晚—大胆—乱砍云朵时
那就把你从我这里砍去—
那比—给假日上的
另外的薄翳容易—

约 1862 (1863)

1935

505 (348)

我不愿意画—一幅图画—
我宁肯就是图画一幅
把它出神入化的妙笔
来—有滋有味地—品悟—

^① 以实玛利，基督教《圣经》中人物，为亚伯拉罕和使女夏甲所生，后来与母亲皆被父亲驱逐。

并纳罕手指有何感受
它们难得的一天马行空般的—奔放—
引出如此甜蜜的折磨—
那么奢侈的—绝望—

我不愿像短号那样讲话—
我宁肯就是短号一把
余音像游丝袅袅绕梁—
漾出屋外，继续潇洒—
穿越以太的村落—
我自己只不过是
一片铁唇吹饱了的气球—
我的浮艇停靠的码头—

我也不愿做一名诗人—
有那只耳朵—倒是更好—
沉醉—无能—满足—
表示尊敬的执照，
一种如此可怕的特权
天赋将会是什么，
如果我有技艺能用旋律的霹雳
把自己震得瞠目结舌！

约 1862 (1862)

1945

506 (349)

他碰过我，所以我活得心明眼亮
知道那一天，允许这样，

我在他的胸膛上摸索过—
我觉得那是一片无垠的地带
而且沉寂，如同可怕的大海
让一些小河安歇。

现在，我跟从前迥异，
仿佛我呼吸着优越的空气—
或者刷着一件皇袍—
我的脚，也曾如此漂泊—
我的吉卜赛脸—现在变得—
有了柔和情调—

如果我可以，进入这个港口，
利百加^①，不会这么倾倒，
转往耶路撒冷方向—
也不会有波斯人，在她的圣坛前一片昏昧
把那样的十字架招牌
举向她威严的太阳。

约 1862 (1862)

1896

507 (351)

她看见一只鸟—她窃笑—
她平伏—然后她匍匐—
她奔跑却看不出脚来—

^① 《圣经》中人物。她好心地亚伯拉罕打发出来为其子求妻的一个老仆人水噶，后来果然成为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妻子。